

# 稿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 麦田与松柏(外二章)

田瑛

我们的身体搁于大地，  
灵魂在天空遨游。

文特森笔下的松柏树，似一匹荒原狼。画面的色彩炫丽，忧伤似乎被遮蔽，又隐约可见。

我看到他不羁的灵魂，构建在辽阔天空，我读到 he 流淌似的心境，肆意地无声表达着什么。

天空的足迹，像他生命的坎坷在希望中奔跑。

我踩着他的脚印，一步也没落下。

### 剪过枝的柳树

这是最好的自我保护？是一种革新？

我想起文特森抚着自己的一只耳朵，它在滴血。

或许，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失聪。需要与过去了断。

画中的柳树，像一个生命走在秋天的人，他修剪了自己多余的锋芒。

他的思想是沸腾的，跳出了存在，似乎怀揣百年大计，在落霞与云海翻腾，经历无休止的重生。

树上未被裁剪的剩余枝条是枯萎的，且铺满金色的阳光。荒凉吞噬的大地，落霞在天上燃烧，一个人孑然中行走……

他无惧风雨，留下的足迹，像剪去的枝条。

画中满地秋黄，暗示了萧条与生机。画中的背影，是远行，是离别，是人间的发生。

### 有松柏的道路

燃烧，是生命的底色。

当我们站在一棵顶天立地的松柏树下，坚定迈开步伐，似乎生命就开启了新的征程。

这是画给我的启示。

道路，稻田与野草，顺遂自然，在大地上勃勃生机。

天空的光耀，像他的梦和爱情。星星与月亮夸张地凸显主题，一棵松柏树凸显一个了不起的人。

我们仰视着，像一个教士，面对金字塔模式的教堂，虔诚为生命祈祷……一条路，两个夜空下的人在追逐。

一架马车，像助力，像速度，像一个暗喻，强调坚持的力量。



## 一张报纸30年

邓文慧

开心。

从大学毕业再到返回长沙工作，已是十年之后。我惊奇地发现《长沙晚报》简直变得不认识了：地址变了，小报

变大报了，报头更醒目大气了，与这座城市的气质更加匹配了。晚报大厦矗立在城市之东，如《长沙晚报》四个大字飘逸潇洒，成为这座英雄城市的烫金名片。晚报大厦离我家不远，周边还没有高层建筑，我站在阳台上就可以看到。

幸运的是，一位《长沙晚报》报人是我家的邻居，我们经常碰面交流。邻居帮我联系上了当年把我推上晚报的那位记者，他看了我珍藏的当年的报纸，高兴得把我抱起来，连夸我是个有心人，值得深交。好邻居还不遗余力地把《长沙晚报》副刊部的几位编辑老师推荐给我。在他们的悉心指导下，我的写作兴趣越来越浓，写作水平进步明显，《长沙晚报》副刊成为发表作品的主阵地。

2015年底至2018年初，我在宁乡市沩山乡沩水源村任第一书记、精准扶贫工作队长。尽管路途遥远，任务繁重，但经常有晚报报友们的关心指导，倍感温暖。令我感动的是，2016年年底，《长沙晚报》记者到沩水源村进行为期两天的采访，写出长篇通讯《沩水源头一面旗》，引起广泛关注。2018年底，我把扶贫期间创作的600多篇工作日记，整理成《沩水源长》一书，公开出版，《长沙晚报》又第一时间进行了报道。

近30年来，从长沙城市的仰望者、梦想者到建设者、幸福者，《长沙晚报》在我心中始终如一座灯塔，一群老师、一帮好友，无时无刻不在陪伴我、关心我、激励我。为此，我决心再次选择在这个冬天横渡湘江……



## 快乐“老友”

李文丽

不一样的风景处，如今心之所想也大有不同。不同的人生态度，不同的生活方式，但大家彼此欣赏彼此理解，聊得其乐融融。拥有相同的“青春底色”，无论走出多远，情谊不会改变。

关于母校，后来的故事是一种遗憾。我们毕业后不久，中等师范不再招生，曾经热闹的校园寂静下来，荒废在那里。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那里空落无人，草木肆意地生长，亭台楼阁一天天残破旧去。我曾经回去过，漫步在寂然无人的校园里，一排排樟树一行行桦树遮天蔽日，掩映校道投下浓浓的绿荫。教室里，黑板上油画画出的花朵淡去一半残留一半，色彩斑驳，蒙上一层淡淡的灰尘，画它的人不知身在何处。操场的看台依旧，只是再也等不来一场精彩的球赛……在这样的场景里回到过去欢笑闹腾的日子，细细密密的情绪如针脚交织，想要叹息，又只能坦然接受世间事物在时光里的变化。

那一次回到母校，只是感觉“空”，熟悉的场景都还在，回忆的支架在那里立着，一些细枝末节还有地方安放。这一次同学聚会再去时，老房子都已被拆除，轰轰烈烈的建设正在进行，这里被一分为二，将变成邻近中学和小学的校区。看到那一棵棵陪伴过我们的树木被砍倒分割，满地枝叶杂乱，从枝叶上踏过，心有戚戚。树，不仅仅是树，它是回忆的见证，如今倾倒一地，即将被清理干净。母校是一位名人创办的，有不少“狠人”曾在这里学习，从这里走出去的中师生撑起了一片教育的天地，曾经辉煌至此如今寂然谢幕。我们都知道改变是必然的，荒废已久的校园被重新规划重建，算是迎来某种意义上的新生，但在某些时候，谁又不是那个刻舟求剑的人呢？

时光里的人与事，都是这样辗转变化。当时青葱岁月的我们转眼已至中年，经历过各自的阴晴冷暖，再聚到一起，聊聊这些年，像是回到了过去在校园的日子。走出那么多年，离散的人又从四面八方赶来，赴一场约，就觉得真好啊。走过彼此的青春，时隔多年还能共叙过往共话现在，同学、老友的意义或许就在于此。

那是近30年前的事情，学校组织20多人的冬泳队伍参加长沙市横渡湘江活动，我从湘江东岸橘子洲大桥北侧游到橘子洲，横跨4个桥墩，300多米。

事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长沙晚报》一位记者寄来的载有这次横渡湘江报道的报纸，受宠若惊，小心翼翼打开，“数九湘水寒，在我且等闲——长沙市80名冬泳爱好者横渡湘江”的标题，吸引了我的眼球，感觉一股热气在上涌，顿时温暖全身。“一位叫邓文慧的学生说，他们学校冬泳氛围较浓，他经常冬泳，至于洗冷水澡，已经有七八年历史了。”读到此处，我高兴得跳起来，念给同学们听，仿佛要告诉全天下，我的名字终于登上《长沙晚报》啦！有好友提醒我，先吃饭，莫那么激动。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我从郴州山区来长沙求学。报到那天，到达长沙火车站已经晚上11点了，一辆敞篷车载着我和行李驶向学校，流光溢彩的五一大道，霓虹闪烁的芙蓉宾馆，迷人的湘江，朦胧的麓山……长沙夜景，尽收眼底，仿佛一下从黑夜走向了光明，我感觉自己是如此的幸运。在眼花缭乱的，蝴蝶大厦后面的“《长沙晚报》”四个刚劲有力的红色大字，如夜夜明的明星，熠熠生辉。

纸媒为王的时代，在信息来源单一的象牙塔，《长沙晚报》成了我大学四年了解长沙的主要窗口。当年，《长沙晚报》用两个版面刊发长文《长沙：城市与人的思考》，从长沙的历史地理人文的角度，散文化解读长沙城市发展的脉络和未来。通过晚报，我逐渐被长沙“征服”。

“纸上得来终觉浅。”我利用节假日骑自行车走遍长沙大街小巷，感悟这座千年古城的魅力。作为学生，去得最多的，还是黄泥街夜市，感受那里书气和市井气的高度融合。《长沙晚报》当年举办“长沙精神大家谈”征文活动，我作为新市民，投稿参与，尽管没有获奖，心里也挺

烟火升上天空，绽放出绚烂的花朵，夜微寒的气息浸润，欢悦的气氛却如浪潮涨起，一层层散开去。有人点燃了我手中未燃起的那一支，焰火如星光流泻飞舞，夜色里，烟火下，我们好似回到年少时，尽心尽情地玩闹，笑语盈盈处，共话在师范的那三年。这样的氛围，和前段时间追的一档综艺《快乐老友记》的感觉很像，是属于我们的快乐“老友记”。

同学聚会，对已到中年的人来说，是从忙碌的日常里抽身而出，转换心境与回忆结伴而行。毕业二十五年，大多数同学再也不曾相见，我们在各自的人生里浮沉起落，经历、沉淀与收获。再见面，除了常联系的几个人，大多是已经陌生的面孔，几轮话题聊下来，才把眼前的人与记忆中的面孔合二为一。

跨进师范的校园时，我们才十五六岁，正是青春年少，带着几分未经世事的懵懂。师范的生活丰富多彩，琴棋书画均有涉及，诗词哲理都在其中，考核也比较有弹性，校园的氛围宽松和乐，我们在这里度过了最美好的三年。让人回想起来的事却不是学业上，而是那些轻如羽毛不曾落下的片段。某个停电的夜晚，在上晚自习的教室里，看到邻座的男生烛光里看书的侧脸，光影在他的脸上投影一片朦胧，少年的神情专注沉静，一些别样的感受从我的心底漫出。偶尔和他谈一段书里的故事，当作闲聊。在那个把“喜欢”当作秘密的年龄里，分享与好友，写在日记里，唯独他不知道，一切不可说，不必说。这是一份如光影摇曳生命可承受的轻，毕业以后淡去无痕，再也没有对谁提起过。有些故事没有续集，才是好故事。

二十五年过去，再相聚时，才发现我们都是延续了自己的个性，有人总结“安静的人依然安静，话多人的还是话多”，控场和活跃气氛的人，当年就是活泼明媚的人。这些年我们都是沿着自己的轨迹前行，走到现在各自安好。当年的室友妍，来自山区，带着一股子大气与爽朗，如今做了一所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校长，每天都很忙，忙得有干劲有成就感，她说多年的努力成就了现在的自己。而我这些年来，安静于自己的小天地，工作上专注于那一亩三分地，工作之余写写文章、养养花草，亦觉得自在又满足。当我们聊起这些，看见每个人一路而来的不同选择，走到



谈雅丽

冬日的

阳光温暖和煦，把洞庭湖上迁徙

回来的候鸟全都唤醒了，我来西洞庭湖赶赴一场鸟儿的聚会——“羽”你有约。

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清晨，大湖之上飞动的羽翼多么美，有白鹤、黑鹳、小天鹅、大雁、鸿雁、野鸭、鸳鸯、鸬鹚、鸪鸟……数不清的野生精灵在飞动、嬉戏。我沿着湖畔行驶，看着青蓝的天底下，波光粼粼的大湖，湖水清澈，湖中洲上的白琵鹭排成一线，湖面倒映着它们雪白的身影。

两个装扮成候鸟的年轻志愿者站在门口，他们引我进入会场。一阵悠扬的原声曲目《家园》正在钢琴家的指下缓缓流淌。西洞庭湖是候鸟的冬季家园，它们在此编织着欢乐的梦境。在远处的湿地上，鸟群铺天盖地，壮美无比。在湖波荡动、鸟群齐翔的画面中，我感受到了湖之大美，也聆听到了自己激荡的心跳声。

一个美丽的女孩，一个穿黑西服的小男孩，在观礼台上朗诵着一封黑鹳写给西洞庭湖的信笺。这个女孩曾是科普主持人，策划、导演了多部科普公益视频，她以关注生态、环保和绿色的生活方式演绎着这场人鸟之恋。黑鹳们在信中写道：“亲爱的洞庭湖，你好，我是黑鹳，在你怀抱里自由翱翔的生灵。当我展开翅膀，俯瞰你的浩瀚，心中总是充满无尽的感激与敬仰……水碧草青，岸芷汀兰。汉寿西洞庭湖湿地成为我们的另一个家。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结识了白鹤、苍鹭、小天鹅、中华秋沙鸭、灰雁等很多新朋友。下一个冬季，我们不见不散。”

亲爱的洞庭湖，每年冬天，都让我们不见不散！我想起了那群羽毛黝黑的黑鹳，它们翅膀上闪烁着绿紫色的金属光芒，嘴和脚却呈现鲜艳的橘红色。它们腾空而起，利用上升的气流在空中盘旋。黑压压如一片乌云袭来。黑鹳原来是鸟类中“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目前全世界仅有2000多只，中国约有1000多只，但在西洞庭湖，每年都有70多只黑鹳迁徙回家越冬。今年一共是79只，这是护鸟志愿者一只只监测到的，他们在半边湖上的黑鹳监测站，不分昼夜地守候着它们。

我一次次地赶往西洞庭湖，因为美丽的候鸟和赤胆丹心的护鸟志愿者。西洞庭湖今年监测到了3.9万只冬候鸟。鸟群盘旋，飞翔如一封封信笺，不仅仅是黑鹳的来信，而是几万只候鸟的信笺。不知从何时起，我迷恋上了这样的飞翔，也喜欢上了这些湖上的志愿者。我幻想着像鸟儿一样飞翔，我和爱鸟人一起经历的所有时光都是温暖、明亮的，仿佛世间所有的美好都聚集心间。我与爱鸟人心意相通，因为有着同一个保护候鸟和守候大湖的心愿。

这几年，西洞庭湖上布设有二十多个候鸟监测点。它们的状态实时展示在大屏幕上。我只要点其中一个按钮，就可以进入现场直播环节。我把鼠标移到青山湖，其中有个小洲上站着一排白琵鹭。我把鼠标移到彩虹步道边的大湖上，这里的候鸟种类是最多最齐全，因为新建两座蝶形湖，储水功能良好，今年吸引了大量的候鸟归来。春天是青山湖的涨水季，我曾在湖上看到了几百只反嘴鹈。今冬退水后的湖洲上长满一层浅浅的水草。在这片青草洲上现在一共有1900只小天鹅。小天鹅的旁边还有大雁和野鸭，脖子上有一圈白色羽毛的是鸿雁，鼻尖有一条白红的是豆雁。在湖面，飞动着一群群鸟儿，我没有分辨出它们的种类。我又点下一个按键，那是一片枯黄布满裂纹的土地，好像没有看到什么鸟儿。但在高分辨率的视频前，我还是注意到了一些白点，如纷纷扬扬的雪花，那是数只小天鹅站在退水后的湖洲上。

午后，天阴沉沉的，青蓝的湖波笼罩在苍黄的天底下，我决定离开候鸟博物馆去湖上观鸟。快艇出发了，此次我想要去寻找黑鹳家族。黑鹳常成群结队出现。它们翩然而至，这些神秘而高贵的“黑衣精灵”，为冬天的湿地增添了一抹灵动的色彩。从岩汪湖到蒋家咀，快艇在湖上飞驰，一直走到半边湖。湖岸满是枯萎的芦苇地，我没有发现成群的候鸟，只发现三只白鹭苍鹭大雁的身影。天空中还有迁徙的鸟群，它们排成“人”字“一”字形，飞越大湖上空。

我跟随志愿者下了船，从芦苇丛中穿过，到达半边湖，惊奇地发现这湖中湖退水后，露出了满是裂纹的湖底。这并不像去年成群鸟儿浮在湖面的半边湖。志愿者调好了高倍望远镜，在遥远的视域里，我先是看到了两只白鹤，它们紧挨在一起觅食，时而伸长脖颈高歌，姿态无比优雅。当我移动望远镜，我惊奇地发现，不远处还有九只白鹤，它们回到青山湖，这群无比珍贵的客人仿佛前来赶赴一场冬日约定。

我把镜头对向更远处的大湖，终于看到了那无比美丽的黑鹳家族。它们从天外飞来，慢慢地进入我的视线，这些红嘴脞长腿的鸟儿羽毛上闪烁着绿紫色的金属光芒，它们扇动翅膀起飞，一直飞进了我温柔的心间。

均为图虫 供图

## 湘江和酉水

——写在长沙市对口帮扶  
龙山县30周年之际

朱常武

湘江和酉水  
肯定流淌着一样的血脉  
要不然 千里之外的龙山  
身上怎么会有那么多  
和长沙相同的胎记

这是一场宏大的叙事  
1994年 湘江翻山越岭  
一路向西 滴血认亲  
躬在湘西大山里的酉水  
挺了挺腰身

瘦弱的武陵山腹地里  
湘江肩扛大义以身入局  
我该如何 描述西部大开发的冲锋号角  
描述精准扶贫的火热战场  
描述帮扶干部似一粒粒种子  
从县城到乡村 撒满了  
露水和汗水打湿的长沙方言

阳光风雨兼程 和秋天一起瓜果飘香  
用长沙、岳麓、星沙命名的路桥  
用开福、宁乡、金霞命名的楼宇  
那些遍野的瓜果和成群的牛羊  
在山水的怀里 万物生生不息

湘江和酉水血脉相连  
三十年来 我执着地认为  
这是没有写进我档案里的故事

## 两棵樟树

罗海亮

午后，我在一条林荫小道上散步，旁边灌木颇多，树木林立。小道东侧有两棵巨大的樟树，像两个威武的守护者，总能给我满满的安全感。

我对樟树最初的记忆是家里用樟木制成的新木箱。那是父亲请了四个乡邻，用锯子割，用斧头砍，先把门前那棵庞大的樟树放倒，再去掉枝丫，锯成一段一段的，他们足足花了两天的时间。樟木段斜靠在屋檐下，风吹和太阳晒，雨倒是淋不着。几个月后，家里来了一对木匠，徒弟的年龄与我相仿，我们很快就熟络起来。傍晚，我常常带上他和村里的伙伴们躲猫猫。门前的樟树苑已长出了许多侧枝，比我个头还高，我钻进侧枝，弯腰趴在樟树苑上，竟嗅到一股沁人心脾的清香，这是樟树散发出来的味道吗？透过侧枝，我偷偷地向外张望，他和伙伴们的身影已渐渐远去。月光下，与我相伴的只有远处静默不语的山和这股淡淡的清香。一个午后，一对硕大的木箱摆在堂屋，屋里弥漫着淡淡的香气，与那晚嗅到的一样。父亲告诉我，那是樟木散发出来的香气，它不仅好闻，还能防止木箱里的衣服、粮食等物品被虫子蛀坏。那时的日子过得很慢，我记住了那段时光和父亲讲过的话，也记住了樟树的味道。

进入不惑之年后，我开始注重养生，也渐渐喜欢上了樟树。樟树自带清香，蚊虫不敢近身，与中医“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理念同出一辙。

春去冬来，我午饭后依然喜欢去看看小道旁边的那两棵樟树。每次它擦身而过时，我都会情不自禁抬头仰望一下，几片樟树叶摇头晃脑，似故友般和我打招呼。有时候我会突发奇想，这两棵樟树是不是家门那棵樟树的后裔？

这两棵樟树已有六十多年的树龄了。远远看去，樟树雄奇挺拔，像一位睿智的长者，树苑旁的根则隐隐突突，向远处延伸；树干纹理清晰，弯弯曲曲；枝干横伸旁逸，交织成一片遮天蔽日的冠盖，透着安逸的翠绿。樟树以纯朴的方式释放着自然的善意，樟树喜欢安静地向阳生长吧。

一成不变的守恒有时也是短暂的，犹如心中日复一日的平静，瞬间又被掀起波澜。这些天，路旁的这棵樟树蔫蔫的，像人生病前的状态。一阵风吹来，树叶纷纷坠落，只剩下孤零零几片树叶挂在上面。阴冷的空气中弥漫着泥土与腐烂的气味，我的目光不自觉地寻觅起来，樟树沉默着，苔藓和蜂窝状的黄泥土布满了树苑，周围一些不知名的小花开得正盛。我用枝条拨开蜂窝状的黄泥土，白蚁从里面翻滚出来，片刻的慌张张张后，又成群结队向树苑底下出发，树苑里肯定有它们的洞穴，洞穴里藏着许多秘密吧。我很惊讶，却无法把这件事有声有色地描述出来，是因为我不能解释那些白蚁是如何在自带香气的樟树苑里安身，又是如何在路人的脚步声中隐匿起来。

在一阵仓促的电锯声中，樟树的枝丫被裁剪，树干也轰然倒地，兀自不停颤动着，砸起尘土一片！树苑被挖走后，留下了一个很深的土坑。过几天，这个偌大的土坑就会被填满，被整平，再种上一些植物，绿色的补丁与大地再次融合。路过这里，头顶上可以遮阴避雨的那棵樟树不见了，阳光和雨以同样的直白方式泼洒在路面上。

另一棵樟树伫立着，从容而静谧。我仔细聆听，它的根在孤独中扎得更深了。熬过了寒冬，会忽然在暖阳里绽放新的绿意，鸟儿栖上枝头，啾啾着，把故事娓娓道来。